

—
XIANDAI XIFANG
ZHEXUE YU
XIANDAI ZHUYI
YISHU

现代西方哲学 与 现代主义艺术



顾丽霞◎编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XIANDAI XIFANG
ZHEXUE YU
XIANDAI ZHUYI
YISHU

现代西方哲学 与 现代主义艺术



霞◎编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西方哲学与现代主义艺术/顾丽霞编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5. 10 (2018. 3重印)
ISBN 978-7-5660-0665-3

I. ①现… II. ①顾… III. ①西方哲学—研究 ②现代主义—艺术—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B5 ②J110. 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5695 号

现代西方哲学与现代主义艺术

编 著 顾丽霞
责任编辑 戴佩丽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盛华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 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0665-3
定 价 66.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书不是一部哲学史方面的书，也不是一部艺术史方面的书，但其所要探讨的问题又离不开上述两方面内容。

本书力图通过对 19 世纪后半叶及 20 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中哲学和艺术的变化发展，特别是存在于二者之间那些若隐若现的种种关系的探讨，发现在看似个别独立或似偶然出现的艺术现象背后所隐藏着的、并发挥着相当重要作用的种种因缘。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艺术与哲学关系这一古老话题在现代背景中的又一次探索和展开，希望通过探讨使我们对这一时代那些轮番登场、争奇斗艳的现代主义文艺有更多的和更深层的了解和感悟，而非仅仅停留在表面。

笔者在长期的教学研究中感到，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与它所在时代的哲学之间有着难以剥离的密切联系。以现代主义哲学作为现代主义艺术的诠释角度和文化背景，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现代主义艺术的产生、变化和发展的原因，换言之，了解现代主义哲学可以说是理解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途径。长期以来，介绍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或现代主义艺术的书籍和文章并不少见，但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探讨却所见不多，而笔者认为进行这方面的探讨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通常，哲学被认为是人类将自己的理智运用到极致的一门学问，以致它要去追求那些超乎于人类经验世界之外的东西；艺术则被认为是人类感性挥洒到极致的硕果，将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集于一身。看似两股道上跑的车，其实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盘根错节式的种种联系。

人本身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统一体。凭借理性的优势，人从动物中脱颖而出，“主宰”了地球；但另一方面他终究是动物，生命本能赋予他的一切依然发挥着它该发挥的作用。所以理性与非理性在人这里从来就不曾截然分离过，不过总是处在此消彼长、你强我弱的博弈之中罢了。我们给某一时代冠以“理性”或“非理性”时代，也不过是在这种意义上所言而已。

在艺术活动中，感性的因素多一些，发挥的作用大一些。而在感性当中既有理性因素又有非理性因素，其中非理性的成分又更多些。故人们通常会觉得艺术活动更多的不是靠逻辑的判断推理来展开的，而是靠激情、情感来推动的也就不足为怪了。

艺术家和哲学家是精神世界中这样两类先行者：哲学家们通过自己强大的思想力，以自觉的方式洞悉世界发生的微妙变化，并寻找其背后的原因，之后以理论的形态反映出来；艺术家们则常是一个非常敏感、有时甚至是先知先觉的群体。他们凭借自己与众不同、得天独厚的感知力，以其最具灵性的触角，探测到将要来临事物的气息而将其形象地、感性地表现出来，当然这一表现也许是不自觉的。有如房龙在《人类的艺术》中出色的描绘：“真正的艺术家和哲学家一样，是个拓荒者。他离开人们经常走的路，常常一去就是几年，去找一条新

路，常常一去不返。可能在寻找高峰的时候，被洪荒所吞噬。有时可以找到放在他的白骨周围的绘画，那是他在最后孤独的时刻画的。……拓荒者在孤独中死去，正好说明艺术家在精神世界里远远走在一般人的前面。”^① 一个靠非凡的理性，一个靠天才的感知力，处在相同的时代他们对事物的未来走向取得颇为相似的预见当在情理之中。当然，艺术家的不自觉觉察，可以在哲学家的提示下变得自觉起来；而哲学家们的自觉反思，也可以在艺术的刺激下借助其推力得以强化。哲学与艺术之间的这种相互联系，在近一百多年当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当然，在论及这一问题的时候，另一种倾向也需要注意。这就是作为艺术家，他们除了在艺术作品中表达某种哲学观念和思想外，最重要的或者说最本质的责任是表达艺术本身的形式美。如果艺术家们盲目地追求艺术的思想个性化或生硬地让艺术作品成为某种哲学思想的代言从而放弃了对形式美感受的考虑，便会使人感受不到美，以致使艺术作品失去了其独立的艺术价值。在二十世纪艺术的发展中，艺术领域多有这种趋势。所以在关注艺术与哲学之相互联系时，也不能忘记他们之间的区别。正如张汝伦教授所言：艺术如果还要继续存在下去的话，它就必须走向哲学，但不是变成哲学；就像哲学还要继续存在下去，就要走向艺术，但不是变成艺术。这取决于时代，也取决于在这个时代从事艺术和哲学的人。

因为是在授课讲稿的基础上编著，本书的叙述方式采用

^① 房龙：《人类的艺术》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 版

了学生较为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安排。没有选择先完整地讲完现代西方哲学再讲现代主义艺术那种看似比较完整的结构，因为倘若那样，学生需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当中始终保持一种高度哲学思考状态，这对于学艺术的学生有点勉为其难了。照顾到授课效果，采取了如下方式：讲一种哲学思潮之后接着讲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艺术思潮，同时探索揭示它们之间的联系，这样讲起来效果会更理想些。当然，必须说明的是这样的编排方式并不意味着某哲学思潮同某艺术思潮具有完全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只表示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罢了。也许一种哲学会影响多个艺术思潮，反之也许某一艺术思潮受到不止一个哲学思潮的影响，这些情况笔者会在论述当中适时地加以指出或解释。

另外，本书以“现代西方哲学与现代主义艺术”为书名，着实大了些。因为就“现代西方哲学”而言，所涉内容很多，而在此只是选取其中与现代主义艺术关系较为密切的一些思潮流派，重点是带有强烈非理性主义色彩的人本主义哲学；而文艺方面也非面面俱到，同样是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流派和思潮，希望通过这样的论述，能对读者了解和认识 20 世纪前后一百年来哲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起到一个窥见一斑的作用。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现代西方哲学：非理性主义转向的凸显	1
一、转向的缘由	2
(一) 西方哲学发展的自身逻辑使然	2
(二) 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使然	3
二、从崇尚理性到热衷非理性	4
(一) 理性的足迹，形而上学的传统	4
(二) 非理性主义凸显，形而上学遭拒斥	14
三、转折点——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哲学	15
(一) 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	15
(二) 尼采的权力意志论	23
(三) 叔本华、尼采的艺术观对现代主义艺术的影响	33
第二章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与现代主义艺术	36
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37
(一) 学说的创立	37
(二) 学说的主要内容：无意识、性本能、梦	42
(三) 弗洛伊德的文艺观	59
二、弗洛伊德与艺术领域的追随者	67
(一) 超现实主义	70

现代西方哲学与现代主义艺术

(二) 表现主义	99
第三章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直觉主义与现代主义艺术	117
一、生命哲学	118
(一) “生命之流” (生命冲动)	119
(二) “绵延”	119
二、直觉主义	126
(一) 直觉——本能的最佳状态	126
(二) 直觉主义的文艺观	130
三、对意识流等艺术流派的影响	133
(一) 意识流文学	134
(二) 未来主义	148
第四章 萨特的存在主义与现代主义艺术	175
一、存在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176
(一) 思想渊源	176
(二) 存在主义在德国	178
(三) 让·保罗·萨特	179
(四) 形成和发展的直接现实条件	181
二、存在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文学	183
(一) 存在主义哲学	187
(二) 存在主义文学	197
三、存在主义与现代主义艺术	211
(一) 荒诞派戏剧	211
(二) 黑色幽默文学	231
(三) 垮掉的一代	240

第一章

现代西方哲学：非理性主义转向的凸显

哲学，Philosophy（philo-sophia），其本意是“爱智慧”，即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自古希腊产生千百年来，它一直凝聚着人类企图通过追根寻源的方式找到至真至善的终极实在，从而超越自身乃至超越时空进入永恒的一种终极关怀的情结。

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再到康德、黑格尔，一直延续着这样的模式和梦想。但就在一百多年前，这种模式受到了强烈的质疑甚至反对。一直以自身拥有理性并力图通过它而得到所需所想的一切而自傲的人类，似乎一时间不再坚信以往的这一信条，却转而对理性的对立面——非理性情有独钟起来。这一变化缘起何由，又对人们

的思想进程乃至精神世界发生了怎样深刻的影响，这些问题耐人寻味，值得反思。

一、转向的缘由

现代西方哲学发生多重转向，如非理性主义哲学转向、生存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转向等，其中非理性哲学的转向对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本性以及自身的生存状态和价值有着十分基础性的意义。

非理性思想古已有之。古希腊《荷马史诗》就既体现了理性的智慧又迸发出生命的激情。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都曾谈论过，像柏拉图认为理性克服非理性才能够过好生活，否则人就不能很好地生活。到了康德那里更是给理性限定了适用范围。当然，作为哲学思潮的非理性主义，只是在19世纪中叶才凸显出来。这主要是指以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柏格森等为代表的意志哲学和生命哲学，以及弗洛伊德和荣格为代表的心理分析理论等。他们在揭露了理性主义原则对解释人类自身现象的种种无能的同时，着力强调了不受理性指挥的意志、本能、无意识、直觉、梦等非理性因素在人的生命活动中的优先地位及重大影响。

造成这一转变的主要缘由大体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西方哲学发展的自身逻辑使然；一是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使然。

（一）西方哲学发展的自身逻辑使然

哲学要用理性去追寻人生乃至世界之根本，为的是给自己找到一个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据。当人们不顾艰难险阻，历经艰

辛在漫漫长途上探寻上千年后，担此大任的理性却未显示出有能完成这一使命的迹象和力量时，人们开始对它发难并质疑其能力了：理性恐怕原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也并非代表着人之根本；深邃的人性绝不是单单依靠理性能够理解与说清的；对人的终极关怀也绝非仅靠理性就能达到的，等等。与此同时人们也陡然察觉，自己已走上了一条为解谜而解谜的路，却将之所以要解谜的初衷扔到脑后茫然无觉了，忘记了对自身的关怀。如同这番情景：人们为了有个美好生活而去拼命努力赚钱，赚到后来有些人却变成只为赚钱而赚钱，成了赚钱的机器、金钱的奴隶，享受美好生活不再和他有关。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将自己的目光转向它的对立面——非理性，19世纪中期德国古典哲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终结的。非理性主义强调人的情感意志、本能冲动等活动在人的整个精神和物质存在中的决定作用，认为或许它才是人之根本所在，借助它方能解开宇宙万物之谜团，找寻到世界之根本，于是非理性成了哲学的关注重点，由理性到非理性的转向亦成当然。

（二）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使然

理性主义带来了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由技术统治的社会犹如一架机器。在一个旋转起来的机器面前，人感到自己如同机器上的一个个零件完全由不得自己，丧失了自主以及伴随自主性而来的自豪感。特别是不断的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社会秩序日益混乱，极大地动摇了资本主义的理性社会的信念，人们理性主义的社会理想破灭，资产阶级一直以来宣扬的理性主义大道理，如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等及《圣经》告诉人们的人和人之间是兄弟，在现实社会中

特别是在帝国主义的战争中都灰飞烟灭。

现代科学领域中，现代逻辑学、数学与物理中的非决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完全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普里高津的不稳定性与非平衡态理论等都使人们对传统理性的限度开始深入反思：靠理性把握的世界是有限的，而非理性的力量也许远非人们所知道的那点儿，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或许依靠其他社会的整合才能得以保证。

由此可见，这种对理性普遍失去信念的社会背景必然导致了理性主义哲学的危机。非理性主义的转向恰恰是现实生活中人的精神普遍游离于理性之外的一种反映，而艺术领域中出现的一系列现代派艺术也同样是对这一人类现状的反映。

二、从崇尚理性到热衷非理性

（一）理性的足迹，形而上学的传统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始终有一种要超越时空，进入永恒，追求绝对真理的深厚的形而上学传统或终极关怀的情结：相信存在万物本原，相信理性有把握普遍性、必然性的能力，通过理性的不断探究终可寻得本原。差不多所有的哲学派别都在重复柏拉图的思想，试图建立一个不受时空限制的知识构架，为人类的文化提供一个终极的基础。柏拉图之后的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在这条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柏拉图（Plato，公元前 427—公元前 347）——理念论

在古希腊，哲学乃是世间一切事物的问题所由起与所解答

的终极学问。

万物由何而起？

柏拉图回答：运用理念才能说明这一问题。而理念本身则需凭人的理智去获得。

在柏拉图看来，有两个世界：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现象世界的原型，在现象世界的背后；而现象世界则是理念世界的摹本。

柏拉图认为，真知必须以不变者为对象。在日常生活的现象世界中，我们所见到的各色事物既没有相同的又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故不能作为真知的对象。真知来自于理念世界，其固定的、永恒不变者即“理念”。理念是实在的、独立自存的抽象原理，不是人心里由知觉而起的观念，因此它不能由感官而得知。按柏拉图的说法，人的灵魂在投胎以前就已经对理念世界有了直接的认识，由于投胎后受肉体的阻碍，难以回忆起原有的知识，所谓学习就是唤起忆起前生已有知识，这须由感官上的经验来提醒唤起，进而再由理智上的推理而达成。

例如：我们在纸上画一个正方形，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正方形并不是一个精确的正方形，即使我们用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也无法使它具有绝对直的边，丝毫不差的直角，画出的线仍将会有一定的宽度（而一条真正的直线是没有宽度的，画出的角也会有误差）。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画出一个真正的正方形，也没法以它为根据做出几何证明。

柏拉图的回答是：其实画在纸上的正方形只是一个不完美的物质实例，我们在做证明题的时候真正打交道的并不是它而是正方形的理念（理式、形式），即一种非物质的完美的正方形，它不存在于物质世界的任何地方。

那么，它存在于何处抑或根本不存在？

柏拉图认为它的确存在着，存在于理念世界中。它非物质而且永恒不变，要比画在纸上的正方形真实。如同两个看上去一样大小的苹果，虽然世界上绝没有两个一样大小苹果，但它们会让我们想到“一样”。

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 法）——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是西方近代哲学创始人之一，理性主义之父，近五百年西方哲学的真正奠基者。

笛卡尔反对把真理的获得说成是上帝的恩典。针对宗教迷信、盲目的信仰，他提出人人都具有理性（能判断真假是非的聪明才智），正确地运用它就可以获得真理。经过笛卡尔系统化论证理性的作用有了方法论的意义。

那么，如何正确运用它呢？笛卡尔认为这就首先要对一切稍有可疑的事情统统加以怀疑，把一切不可靠的东西推到，从而找寻到能正确运用理性的可靠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应当是一个最清楚明白的、最毋庸置疑的原理。

他这样想：我可以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但我不能怀疑“我在怀疑”这件事，因为若怀疑此事，不就还说明“我正在怀疑”吗？而我怀疑，就是我在思想，既然我在思想，那么这个在思想的我就不能不存在。由此他推出了他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笛卡尔将此作为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出发点。

我思故我在，首先肯定了认识必有主体——“我”，笛卡尔将“我”称之为“灵魂”或“心灵”，其属性是思想，有着自由和目的性，为一种实体。接着他又说了认识必有客体——

肉体，其属性是广延（占有空间的性质），受机械的必然性支配，也为一种实体。灵魂与肉体，心与物是彼此独立、互不依赖、各行其是的实体，但它们都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并都要秉承同一上帝的意志——天意。上帝在我们心外，是另一独立实体，是心与物的共同来源。由此，笛卡儿确定了三种实体的独立存在，即：物质实体，灵魂实体和上帝实体。

人是作为物质实体的肉体 and 灵魂实体的心灵的结合，人是上帝的造物。其心灵的领域存在着自由和目的性，其肉体则由机械的必然性支配，遵循机械运动的规律。

笛卡尔虽然引证了《圣经》上帝创造一切的说法，但他的这个上帝与中世纪那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不一样，是经过他改造了的上帝。在他那里，上帝更像是一位最高的立法者，钦定了一部万世不变的法，之后就不再出新主意了。执法者（如科学家）只要精通其法，照章办事就行了，上帝不会干涉他们的。这样的上帝实际上更接近我们说的客观的自然。有上帝这样的保证，科学家们就可以放心地研究科学，不必再为触犯了“天条”而提心吊胆了。他们获得的理性认识就是上帝早已钦定了的法（如同大自然固有的自然规律）的反映。

由于笛卡儿明确提出心、物二元分别绝对独立存在。就当时而言，这一创举意义极为重大，它使十七世纪初的西方人在认识论上突飞猛进。它意味着科学家在对物质实体进行研究时就可以把上帝和灵魂搁在一边，避开神学、形而上学以及其他一切涉及人自身的梦幻、疑惑等神秘学说的干扰，从而使人类认识的起点牢牢地扎根于物质的机械运动的基础上。由此，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取得了质的飞跃。

在衡量观念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上，笛卡尔本质上还是

“符合论”，即观念与实际相符者为真，只是他不能直接肯定外物的客观实在，无法直接进行比较（尚未能达到200多年后马克思将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作为真理的检验标准的水平），只好借助了一个中介，即清楚明白、毫无矛盾、一望而知的所谓“天赋观念”，如“等量加等量其和相等”这样的几何学公理、“我思故我在”这样的观念，在他看来这观念必然符合实际，简直就等于实际，与它相符就都等于与实际相符，因此，用它来衡量一切知识再合适不过了。笛卡尔并不拒绝感性认识，他是科学家，需要观察对象，进行科学探索和实验。他只是觉得感性经验有片面性，不可靠，人们常常会被自己的感觉经验所蒙蔽，如同原本的一根直棍插入水中看上去就像折断似的这样的感觉经验便是如此。单靠感觉无法察觉这类骗局，也无法得到普遍的科学真理。为此不能停留在感觉经验上必须更进一步，通过理性的认识才能获得普遍的、必然的真理。所以笛卡尔坚信，凡属理性清楚明白认识到的就是真理。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德）——人为自然立法

康德是笛卡尔之后的又一座思想的高峰，或者说是又一个思想的重大源泉。1780年到1790年的十年间是这位哲学家的鼎盛时期，他的三大批判著作，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陆续问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摧毁了所有关于上帝存在的纯属理性上的证明，认为人类理性能力是有限的，根本不可能达到对上帝的认识。但转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表明上帝的理念只与道德意识相关联，其重要意义是实践上的。他认为承认上帝的信仰是因为人类在主观道德上需要这样的信仰，实践的需要比理性的